

愛國英雄張學良的毀譽（上）

● 王培堯

兩岸致唁文辭有別

中國現代史上，最富傳奇性的人物張學良（一九〇一—二〇〇一），於二〇〇一年十月十五日病逝於檀香山，享年一〇一歲，橫越兩個世紀。走入歷史的張學良，是近代風雲人物，儘管他被幽禁長達半個世紀，但從未被兩岸中國人遺忘，每論及國共內戰及蔣、毛恩怨，必提及張學良，他一生的功與過，蓋棺而難論定，尚待史學家發掘真相，給予應有的公正評價。

身後的張學良沒有葉落歸根，遺體與其最後一位妻子，前年故世的趙一荻合葬於檀島北方神殿之谷紀念公園中的「中國海景」墓園，這是他生前即選好的最後安息之所。早已脫離政治的張學良，他的死仍很「政治」，兩岸領導人立即致電弔唁

，陳水扁總統的唁電：「驚悉漢卿先生捐館，曷勝震悼，謹電致唁，敬祈節哀。」為普通的交際唁電。事過半個多月，又說要派人治喪。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的唁電就不一樣了，盛讚張學良為「偉大的愛國者，中華民族的千古功臣，他謹代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表示深切的哀悼」。中國國民黨現任主席連戰，除致唁電外，並電令駐檀香山黨支部協助張家家屬治喪。江澤民也派了中共駐美大使楊潔篪飛往夏威夷代表中國政府致悼。一人之死，驚動兩岸大人物，為晚近所僅見。

蔣介石夫人宋美齡與張學良交情深厚，年輕時來往密切，年齡猶長於張學良的她，聞耗更是哀痛萬分。據蔣夫人的外甥女孔令儀表示，張學良因病住進醫院時，蔣夫人即打過慰問電話，葬禮特送花圈，

並派辜嚴倬雲為代表到夏威夷致祭。

絕頂聰明情緒衝動

張學良早年的活動，改變了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的關係，也扭轉了近代中國的命運，在歷史的脈葉中，兩次關鍵性的大動作，完全重寫了中國歷史，一次為一九二八年的東北易幟，響應北伐，統一全國，直到一九三〇年的中原大戰，張學良一直是民族統一的支持者，這個時期的張學良是少年英雄，是真誠的愛國者，另一次為一九三六年「雙十二西安事變」，劫持最高統帥，促成國共聯合抗日，雖縮短抗日期限，於八年後獲得「慘勝」，但卻導致中共坐大，赤禍漫天，國民政府丟掉大陸。因為西安事變，國民黨把他視為大陸陷共的幫兇，是千古罪人。中共把他

捧為拯救中共命脈的英雄，是千古功臣。他的功過，在兩岸意識形態的對立下，有著兩極化的評價。

西安事變真相如何？史學界已有相當的資料可以描繪出真貌，但惟有張學良口中的史料，才是第一手史料，才有歷史價值。而他一直隱而不宣，據說他是怕傷到與他交情深厚的蔣夫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負責整理張學良文件的講師張之丙在他辭世後表示，五、六年前張學良和夫人趙一荻曾因在檀島的寓所堆集的雜物太多，有意付之一炬，後經勸告始捐給哥大保管。現存哥大的資料分為兩大部分：一、是由善本手稿圖書館保存的文物，另一為口述歷史部門的口述回憶錄，這兩部分正加緊整理，將在二〇〇二年六月向世人公開。

旅美史學家唐德剛目前在紐約指出：「少帥」張學良若未發動西安事變，他不過是一名軍閥，也可能什麼都不是，但因有西安事變，使他一舉成為改革中國現代史，甚至改寫世界歷史的人物。唐德剛根據他自己與張學良接觸中發現，張學良絕頂聰明，也很情緒化，就是因為情緒化，太衝動，才使他發動西安事變，也因為情

緒衝動，又使他放了蔣介石。如果沒有西安事變，抗日戰爭可能會延後發生，日本可能先攻打蘇聯，而不會發動偷襲珍珠港，第二次世界大戰可能因而改變，整個世界史的軌跡也會為之轉換。

唐德剛指稱：西安事變時，周恩來告訴張學良，今後東北軍、紅軍、西北軍「三位一體」，共同合作，但後來史達林卻要求毛澤東、周恩來，勸說張學良放了蔣介石。史達林的考量是，當時親日的汪精衛尚在歐洲，未能趕回南京，若蔣介石在西安事變失權或喪命，汪精衛取而代之，中國親日派掌權，日本就可全力對付蘇聯，對莫斯科不利。

唐德剛認為，史達林要求放蔣介石的考量，出於莫斯科本身利益，也使周恩來承諾張學良三位一體合作破裂，張學良也因此認為周恩來反覆，加上情緒化，遂放了蔣介石，且衝動到親自送蔣回南京。唐德剛說，他曾親自問張學良這段關鍵歷史，他不自辯，不否認，卻說：「不談西安事變了吧」。

愛國禍國評價兩極

從東北易幟，到西安事變，有人認為

張學良已改頭換面，由軍閥之後，花花公子，蛻變為民族至上的熱血青年。以張學良做為博士論文主題的留美學人傅虹霖就認為，一九二八年底，張學良毅然在奉天的大本營降下五色旗，升起青天白日旗，除了確保中國東北主權的完整以及他個人的利益，也是為了「停止國內紛爭，實現國家的統一」。已退休的政大歷史系教授蔣永敬也認為，從張學良的「易幟」，到三〇年協助蔣介石結束「中原大戰」，都可以看出張的民族觀念和愛國情懷。

傅虹霖也肯定張學良的民族情感，認為他當初發動兵諫，主要的動機在勸諫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長的蔣介石「停止內戰（剿共），一致抗日」；而蔣永敬也認為，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主要是為了抗日，「是民族情感的展現」。

相對於前兩位學者，專政國民黨史的學者王克文，對張學良則為負面的評價。王克文說，「張學良在這段時間的轉折，他的考慮基本上還是不脫一般地方軍人（軍閥）的格局，沒什麼不同。」

例如，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變」，東北軍未對日軍全力反擊，以致東北淪陷，張學良也因此背上「不抵抗將軍」的

臭名；現在很多史家認為，當時張學良是遵循蔣介石的不抵抗命令，替蔣背了黑鍋。但在王克文看來，張學良當時是以本身利害為出發點，蔣的不抵抗原則祇是他不打仗的託辭。王克文說，張學良對紅軍的態度，也是一方面敷衍、一方面妥協。至於大陸史學家認為張學良是因為同情紅軍，並計畫和中共組成西北聯合國防政府，從而有了「逼蔣抗日」的念頭，王克文認為這些新出土的史料都有其真實性，但只能作為參考。王克文強調，在看待西安事變時，還是不能忽略張學良地方軍人的性格，「以他成長的環境，不可能讓他變成一個愛國主義者。」

不過，大多數史學者都同意張學良的生命悲劇，種因他的年輕和衝動性格。西安事變是他生命最大的豪賭，他也為此付出慘痛的代價，自那一起，直到一九九四年遷居美國，悠悠五十八載，都在監禁中渡過。目送兩代蔣總統過世，也自外於兩岸中國的天空，自行安身立命。傳聞蔣介石總統臨終前交代蔣經國「不可放虎」，張學良送給老總統靈前的輓聯是：「關懷之殷，情同骨肉，政見之爭，宛如寇讎」十六個字。

張學良和蔣經國、蔣緯國兄弟年齡相仿，往來甚密。蔣經國生前在擔任國防部長之時，幾乎每個月都要到張學良的寓所拜會，陪張學良外出遊玩、釣魚，聊天的話題則無所不包，只是鮮少觸及「西安事變」。照蔣經國的隨身人員提及，經國先生經常不經預告，車子一轉，就到了張家。而且只要張學良家中有好酒，經國也是拿來就喝，顯示兩人之間無拘無束的情誼。可是當別人問起來，蔣經國則頑皮的說：「到一位姓張朋友那裡。」

其實，蔣經國也時常邀張學良與趙一荻到官邸，享受一下家裡廚師的廚藝，並且小喝幾杯。

一九七〇年張學良「解禁」後，提出希望在台北近郊自己蓋房的要求，蔣經國立即同意還提供三塊土地讓張學良選擇。張學良最後選定在復興崗復興三路興建宅邸，新居落成後，蔣經國送了一套中式家具給張家。

一九七八年，蔣經國當選中華民國總統，結束宣誓回家後，第一個接到的恭喜電話就是張學良打來的。

李登輝放他去美國

儘管張、蔣交往密切，但張學良並無完全的自由。直到李登輝繼任總統，外界為張學良「平反」的呼聲不斷，張學良也希望能到國外與在國外的子孫團聚，一敘天倫。張學良的這個心願，由當時的總統府副秘書長邱進益轉達給李登輝，並安排兩人見面，由張學良直接提出，獲得首肯。於是張學良偕夫人於次年三月十日赴美，於舊金山與子孫團聚。自一九四六年來台，張學良在「這個不是家鄉的家鄉」，渡過了四十六個年頭。至此，才算獲得心靈的完全自由。到了一九九四年他決定選擇定居夏威夷。近幾年來，兩岸領導人訪美，路過夏威夷，都要去探望他，李登輝、陳水扁都曾在出國訪問時登門拜候，對他最捧場的中共領導江澤民過檀島，他卻藉故閉門不納，可見他對中共，並不十分欣賞。張學良最後一次會見訪客，是在逝世前一月，接見行政院長張俊雄，以他的即興舊作相贈：「不怕死，不愛錢，大丈夫不要受人憐，頂天立地男兒漢，磊落光明渡餘年。」

幽居五十多年的張學良，前半段潛心研讀歷史，仍是桀驁不馴，直到一九五五年，由蔣夫人引領基督教後，才大變特變

，從此不再治史，不談政治，不寫文章，把自己完全交給了上帝。其間多次和蔣介石夫婦同在一所教堂禮拜，聽講聖經，成了虔誠的基督徒。

幾組數字別具意義

張學良於一九〇一年六月三日生於遼寧省台安縣桑子林詹家窩堡，父親是東北奉軍總司令「老帥」張作霖，母親趙氏，為張作霖的原配，張作霖有妻妾六人，張學良為嫡出長子，自幼錦衣玉食，備受寵愛，又被刻意栽培，廿歲官拜少將，廿五歲中將，廿七歲上將，廿八歲膺任奉軍總司令，當了「東北王」，因為有個「大帥」爸爸，沒做過別人的官，也沒當過別人的部下，所以有過人的自信，不過後來頗悔於昔日的少年輕狂，他曾自述由東北講武堂畢業後，年僅廿幾歲就當團長掌兵握權，「其實所學所知有限，怎能應付複雜的問題呢？」因此，他覺得如果沒有這些年的幽禁，過的仍是任意獨行的生活，很可能會犯更多的錯誤，也可能因此犧牲了性命。一九二八年一月，他贈楊雲史條幅：「兩字聽人呼不肖，半生誤我是聰明。」一時戲作，這兩句後來竟成為他的人生

諷刺。

在張學良的人生中有幾組數字，對他別具意義，兩個「四一七」、兩個「九一八」、雙十二及「六四」。「四一七」指的是農曆四月十七日。張學良的第一個「四一七」為一九〇一年，清光緒廿七年，陽曆六月三日，就在這一天，他出生於遼寧台安縣的詹家窩，生辰八字為「辛丑、癸巳、壬子、庚子」，父親為東北軍（奉軍）老帥張作霖，在他未出生前，張作霖一直不得志，日子過得很苦，當過走村過鎮的小貨郎，到各大戶人家賣點針線、脂粉等，賺些蠅頭小利，以維生計。後來改行當獸醫，混不出名堂，轉到賭場廝混，因為輸了錢，付不出帳，被人狠揍了一頓，窮愁潦倒之下，投入北洋毅軍馬隊當差，吃一份軍糧。後來又離開了毅軍，加入廣寧縣境內的土匪幫馮麟閣的麾下，做了鬍匪。

張學良出生後第二年，張作霖即揮別鬍匪生涯，接受官方招撫，搖身一變，成了國家正規軍，從此他一路扶搖直上，五年後做了統帶，十年後，擁兵三千五百人入鎮奉天（瀋陽），最後於一九一九年掌握東北整個軍政大權，成為名副其實的「

東北王」。

張作霖認為，張學良的降臨，給他帶來了好運道，是他的將門虎子，因而期望很高，他替兒子取名學良，就是「學習張良」之意，希望其長大後能像漢初張良那樣，成為安邦定國的大才。

第二個「四一七」為一九二八年（民國十七年）陰曆四月十七日，陽曆六月四日，是其父張作霖死難的日子。那一年二月，國民革命軍二度北伐，總司令蔣中正揮師北進，勢如破竹，奉軍節節敗退，張作霖決定撤回關外，而日本為了侵華不容革命軍勢力擴及華北，更不容伸展入東北，因而力勸張作霖重新部署，堅守直、魯、豫三省陣地，日軍將竭力協防，但為張作霖斷然拒絕，於是日人決定採取處置措施。

六月三日凌晨一時十五分，張作霖率隨員潘復、劉哲、莫德惠、于國翰、靳雲鵬等，從北京搭乘專車啟程返奉，張學良、楊宇霆、孫傳芳、陳興亞等人在月台送行。下午，抵山海關，停留加水加煤後繼續北行，四日早晨五時二十三分，專車過皇姑屯站行至南滿鐵路與京奉鐵路立體交叉點時，日本關東軍引爆預埋的炸藥，黑

龍江督辦吳俊陞當場被炸死，張作霖重傷，經抬回帥府救治，延至上午九時三十分死亡，年僅五十四歲。

皇姑屯炸車案發生前一天，與張學良一起留守北京的吳俊陞之子吳泰勳在順承王府扶乩消遣，張學良一見，打趣的請吳問問「大帥現在行止」，吳一問之下，乩語批出「大帥歸矣」四字，張當時開玩笑對吳說：「這乩太靈了，誰不知大帥已經回去了呢？」不料第二天上午，就接到張作霖被炸身亡的消息。

老帥張作霖身死這天，正是二十八年前張學良出生的日子；因此從那年開始，張學良不在陰曆四月十七日過生日。

拒日遊說穩定東北

張作霖的死訊，奉軍領導當局，為穩定局勢，嚴加保密，各國領事前來慰問求見，均被婉拒。這時的張學良擔任奉軍第三、四方面軍的軍團長，正在邯鄲北鄰海關督師，接到惡耗後，決定邁返奉天，惟恐日軍在途中留難，化裝成士兵，隨運兵車出關，一路上果見日本憲兵在各站向站長打探他的消息。六月十七日上午專車抵達奉天西邊門車站。隨即就任東北保安總

司令（七月四日），立即就有驚心動魄的內鬥，還面臨日帝的拉攏威脅。張學良主張與南京合作，實力派楊宇霆、常蔭槐立場親日，反對掛青天白日旗。一九二九年一月十日晚，張學良以「暗結黨徒，圖危國家」，下令槍殺楊、常於「老虎廳」，以流血收場。

一九二八年八月一日日本派前駐華公使林權助為特使，偕同駐奉天總領事林久治郎，以弔祭張作霖喪儀為名，前後與張學良會晤四次，警告他絕對不可與南京合作。雙方話不投機，談到激動處，據現場翻譯的王家楨描述，林久治郎甚至指手劃腳以命令口氣說：「我們就是不准你掛旗」。十二月廿四日，張學良密電東三省各地軍政長官，通知易幟決定，並告以青天白日旗式及尺寸規格，五天後東北易幟。他就任南京國民政府委員、東北保安司令。

兩個「九一八」在張學良生命史上同具重要意義，但榮辱有天壤之別。第一個「九一八」為一九三〇年，是他一生當中最榮耀的日子。那一年的五月間，中原大戰爆發，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聯手與蔣介石兵戎相見。這時張學良有左右大局

實力，交戰雙方都極力拉攏。八月初，張學良口頭應允，如南京政府軍能攻克濟南，東北軍就出兵結束戰局，八月十五日濟南拿下，張學良乃在九月十日召開會議告訴東北軍將領出兵助蔣的原因：(1)東北要禦日寇必須中國統一；(2)閻馮派系利害衝突大，難免分裂；(3)蔣介石「亦係一陰謀野心家」，對搞垮東北，不顧友誼與不擇手段，為防止他繼續分化東北軍，衡量大局，只有從速實現全國統一，早停內戰。九月十七日張學良發布進軍關內動員令，九一八發出「巧電」，籲請各方即日罷兵，以紓民困。十月初成功地以「一槍不放」方式，調停戰火，罷戰息爭，為國家爭得十年休養生息的機會，準備抗日圖存。（下期續完）

編者與讀者

編者

△本誌四一四期第八十三頁「能不憶江南」內文上欄第六行「可惜要塞司令『林遵』叛變」，應改為「可惜要塞司令『戴戎光』起義」特此更正，並感謝多位讀者熱心來函指正。